

戲金戲土摘錄內容：第一章

「放送！放送！大放送！——台灣頭一齣，世界第一鼎，正港的台語片要來咱羅東搬演囉！」

頭戴斗笠、鼻懸紅球、身著小丑裝扮的活動廣告人，扯直喉嚨大聲放送新片上映的消息。他身前提著銅鑼，身後揹著大鼓，鼓鏈由幾條鋼絲綁著連接到腿部，一路行來，每走一步，鼓鏈就自動敲響，咚咚咚的鼓聲撼人耳膜——

不管是許多年前，或是許多年後，也不管身在家鄉，或身在異域，每當那熟悉的鼓聲驀然響起，細漢阿部拉充滿戲感的黑亮眼眸，就忽而猝然潮濕，湧上一層淡淡水光。

那不是淚，而是一種沉醉於眠夢般的迷離之色，他剛硬的臉部線條登時柔和了，彷彿有陽光漫洩而入，將他浸沐於流金晃耀之中。歡樂樂聲從四面八方傳來，他微眯起雙眼，隨著樂聲打拍子，眸光恍忽穿透時空，越過一切阻礙，望向悠遠——虛渺中，他又清晰看見方頭大耳的尤豐喜挽著嬌小俐落的郭月鳳，帶領戲班子與廣告車遊街宣傳的那個午后——

聞名全省的電影片《薛平貴與王寶釧》終於要到羅東上映了。

特別為電影宣傳組成的遊行隊伍，浩浩盪盪出發。

那不僅是尋常的遊行隊伍，而是一場別開生面的台灣式嘉年華。

《薛平貴與王寶釧》的演員班底拱樂社歌仔戲團，雖因赴外地演出，不克隨片登台造勢，但同樣深受歡迎的金鳳社歌劇團卻全員到齊。台柱小金鳳妝扮的薛平貴英姿爽颯，還有紅極一時的小白光、月春鶯等歌仔戲名伶，都特別趕來助陣。

戲院裡的一千員工，亦全數粉墨登場，裝扮成電影中的各種囉嘍、官兵、丫嬛等，至於平日常跟在尤豐喜手底下討生活的子弟兵們，有的裝扮成卓別林、有的裝扮成勞萊與哈台，有的還自命不凡地扮成三船敏郎、約翰·韋恩、詹姆斯·史都華……更誇張的是，附近私人小廟三聖宮的廟祝來發伯，竟然請出南管、北管參拜的戲神西秦王爺和田都元帥，與各式陣頭，一路跟隨在遊行隊伍後。

這部允稱全台灣第一部由台灣人自導自演的正宗台語片，在全台各處上映均引起轟動，在那個一碗陽春麵不過新台幣一、兩毛錢的年代裡，這部電影曾創下超過百萬元收入的驚人票房，也為日後台語片的全盛風光揭開序幕。

為了慶祝《薛平貴與王寶釧》的上映，尤豐喜甚且不惜鉅資將戲院重新裝璜，當天，祝賀的花籃、花圈從戲院門口一直排到了路尾，連火車站附近都搭建了畫上彩色電影看板的牌樓。

此外，整條街都掛滿鞭炮，吉辰一到，地方政要、士紳蒞臨剪彩，鞭炮同時點燃，霎時，鞭炮聲震耳欲聾，聲動八方，空氣中硝煙瀰漫，歡樂的氣氛，感染了每一個人。

長時陰雨的宜蘭，這天卻是晴陽高照，天色亮藍。康樂隊奏著節奏明快的音樂，樂聲響徹雲霄。歌舞團的小姐們跳舞助興；時而，歌仔戲名伶們唱起歌仔調，

間或，歌舞團的雜耍特技，也會即興來上一段表演，至於各式陣頭，當然也不甘示弱，爭相拿出看家本領，把幾頭祥獅、祥龍舞得威猛生動。

間歇的片刻，也絕不沉悶，忽地，鑼鼓聲起，廣告活動人鼓起三寸不爛之舌，大聲宣傳戲院今日開幕上映的第一炮電影。

隊伍所到之處，萬頭鑽動，除了羅東鎮民外，大概整個蘭陽平原上的各鄉鎮市都被這場盛會給驚動了，男男女女扶老攜幼而來，鄰近的流動攤販，捉住機會爭相擺攤作生意，連鎮日群聚於公園裡以聽唱「本地歌仔」為樂，對電影毫無興趣的阿公阿嬤們，也都好奇地趕來湊熱鬧。

當時的細漢阿部拉還沒有得到「細漢阿部拉」的尊號，只是個名喚阿山的十一、二歲孩童，他身穿麵粉袋改製成的汗衫與短褲頭，瘦伶伶的雙腿上面滿是蚊蟲咬傷、枝條鞭答或破皮凝血的新舊疤痕，小臉蛋髒兮兮地，左頰還被略微烏青，他使盡吃奶力氣擠在人群裡，嘴巴張得大大的，兩粒炯亮的黑眸子瞬也不瞬地翹望前方。

站在前導花車上的尤豐喜與郭月鳳，就扮成電影《亂世佳人》的男女主角：「白瑞德」與「郝思嘉」。高大英挺的「白瑞德」，眉濃耳大，鼻豐臉方，身著剪裁合宜的燕尾西裝，咬著一根雪茄，雖然與電影中的「白瑞德」完全不像，卻另有一股懾人氣勢，顧盼間，神采飛揚，風流倜儻；而台灣版「郝思嘉」，胸脯雖不甚壯觀，但細小的腰肢卻不遑多讓，濃黑柳長的蛾眉間，透著一股英氣，鼻型秀挺，膚色潤白，略寬的雙頰與微尖的下巴，顯出性格上伶俐明快的特質。

花車上，還有一個瘦瘦小小的女奴，那是日後與尤姓家族、以及阿山命運息息相關的阿蘭，然而當時誰也沒在意，只有從小就認識她的阿山，目瞪口呆地瞧著她。

不！不對！阿山瞧的不是她，阿山的視線是越過她的腦後，盯著飄浮於花車頂上的——的——？呃，田都元帥？還是西秦王爺？不，也都不完全是，那一尊「異象」造型奇詭，色彩斑斕，呈半透明狀，上半身裝扮仿似歌仔戲中的武帥，卻戴著王爺的頭冠，綴珠飾玉，冠帶飄冉，偏偏下半身卻穿著類如小丑的寬大燈籠褲，足不著地，雙掌各持一個鐃鈸，不停地忽上忽下翻拋，發出輕脆嘹亮的音聲。

「戲神．．．，你們看啦，戲神——」阿山吶吶地嚷出來。

「你戲空（痴）咧，什麼戲神？胡亂喊！」站在他身旁的番鴨孀婆敲了他一記腦袋。他很不服氣，又叫番鴨叔公和其他童伴們看，同樣被嘲笑一番。

被指為「戲神」的半透明「異象」，忽而回過頭來，朝阿山咧嘴一笑。

阿山心驚膽跳，差點跌倒，踉蹌穩住，再抬起頭來，「異象」已經消失。

阿山困惑的眼神，東瞧西望好一會兒。花車頂上、澄藍的天空，一切如常。

沒多久，他也就和所有人一樣，將注意力都集中在「白瑞德」與「郝思嘉」身上。

如此豪華華麗的排場與扮相，真是讓生活於閉塞鄉鎮的當地人大開眼界，尤其「郝思嘉」的綠色禮服，做工精細，滾褶繁複，大圓篷裙上，還繡著飛翔的鳳

姿，低胸處掩著一層薄紗，潤白的肌膚若隱若現，雖然根本看不到乳溝，但或許更逗人遐思吧？在場大多數沒見過世面的鄉下人，個個瞧得瞪直眼睛。

而透早就從五結鄉趕來看熱鬧的番鴨叔公，人老嘴漏，口水滴滴落，惹得番鴨嬸婆破口大罵：「死老猴，死沒人哭，嚙驚見笑，也不站旁邊咧，將我一件新衫弄得全是嘴瀾！」引起陣陣竊笑。

番鴨叔公和番鴨嬸婆的這般行徑，讓阿山覺得挺沒面子，他悄悄往番鴨嬸婆的口袋裡摸到一毛錢，就急急往旁開溜。

事後，阿山用那一毛錢買冰宴請童伴。不過當時，他轉個身，與幾個街坊孩童擠呀擠地，終於擠到了人群最前頭，一路追著遊行隊伍跑，爭搶從花車上拋下來的糖果。

那些花花綠綠的糖果，吃在嘴裡甜甜酸酸的，阿山從未嘗過如此美妙的滋味，捨不得一口咬下去，用舌頭舔了舔，又包回沾濕的玻璃紙中，並且藏了幾顆，想帶回去給母親和外婆嚐嚐，卻抵不過誘惑，終究還是全數入了自己的肚子。

事情就發生在阿山將最後一顆糖塞進嘴裡的那一刻。

遊行隊伍到了孔廟附近，穿著戲服的小金鳳正唱著薛平貴回到苦窯與王寶釧相見時的戲文，突然間，天外飛來一顆石子，不知原本預計要打誰，卻恰恰飛向花車的車窗玻璃，匡噹一聲，玻璃碎了，在樂聲的遮掩下並未引起注意，下一秒，大家才發現情況不妙，那顆打碎玻璃的石子，彈向車內的司機頭部，司機發出慘叫，然後現場就陷入一片混亂。

小小的阿山被人群擠來搽去地，和同伴們分散了，還是個孩童的他，再怎麼踮高腳尖，也看不清楚前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一下子被人踩到腳，一下子鼻頭又撞進別人的肚子，耳邊只不斷聽到有人嚷嚷：「敢來鬧場？打給伊死！」「要亂了，要亂了，打死人囉！」阿山被擠得幾乎無法呼吸，光著的腳丫子被踩得瘀青，只好拼命地往前擠，想擠出重圍。

他運氣不錯，總算鑽出來了，更運氣的是，他鑽出來的地方，正在花車旁邊，那頭，白瑞德、郝思嘉不知何處去了，只見三船敏郎、勞萊、哈台等大人們慌張地跑來跑去，連迭地喊著：「叫醫生啦，趕快叫醫生！」、「來不及了，搵去比較快．．．」但這頭，吸引住阿山的視線，讓他雙眼射出光采的，卻是一大包——真的是好大一包——五顏六色的糖果，就那麼毫無遮掩地丟落在已經拉下欄杆的花車平台上。

在陽光中，那些五顏六色的糖果，比鑽石更耀眼，照得阿山心茫茫、意慌慌，興奮得直嚙口水，他什麼都沒有想，也沒顧及滿地都是玻璃碎片，拔腿就衝過去，爬上花車平台，連剝了數顆糖塞進嘴裡，又使盡蠻力，想將好大一包糖拖下車——突然，當頭一個巴掌劈下來，打得阿山整個身子向旁歪倒過去。

「幹破你老母！是誰死無人哭？敢打你爸？啊——」暈頭轉向的阿山還沒掙起身，就先滿嘴穢語，大聲幹譙，待定睛發現扁他的，竟是孩子們的剋星——看管戲院的催命閻羅大目仔簡，幹譙的話語咬在嘴裡，登時「啊」不下去了。

大目仔簡雖未長得滿臉橫肉，但天生表情兇猛，目大如牛眼，鼻如懸膽，還

紅如酒糟，鼻頭肉尚且密布碎麻點，兼之高強大漢的體格，虎背熊腰，一開口，聲亮如洪鐘，活脫脫是現代版鍾馗的模樣，不僅小孩驚怕，連大人都畏懼三分。所以在那個看白戲還相當囂張的年代裡，是看管戲院的最佳人選。

「猴死囡仔，敢想要偷拿糖仔？搵給你死！」大目仔簡吼，拎小雞般地拎起拔腿欲溜的阿山。

「我流血了啦，嗚——我流血了啦！」阿山拉開嗓門哭喊。方才不顧一切往那包糖果衝過去，赤足踩到碎玻璃的痛，原本毫無感覺，這會兒倒幫助阿山成功擠出了幾滴淚。

「放開他，小事情不要這樣為難囡仔。」

耶？！是「白瑞德」和「郝思嘉」，原來他們一直就在附近，聽見喧嚷，走過來，替阿山解了圍。

「囡仔兄，有要緊莫？血流這呢多——。」

相貌堂堂的尤豐喜竟然蹲下來察看阿山的赤腳，還稱呼他「囡仔兄」，讓向來被罵「猴死囡仔」的阿山耳順極了，當下自作決定，視對方為換帖的。

「足痛，足痛耶，嗚．．．」阿山嗚咽著，卻再也擠不出淚，已被淚痕污成的大花臉上，黠慧的黑眸子，得意洋洋地瞄了瞄大目仔簡。

「咦？你是阿鳥的囡子嘛？來，我帶你去抹藥。」

郭月鳳的聲音同樣悅耳極了，她不僅放下手邊的事，馬上吩咐人抱阿山去敷藥，還順便奉送了那一大包散發著天堂滋味的糖果給阿山。阿山感動之餘，當下又決定，擴大換帖的對象，將郭月鳳也名列其中。

總之，這是阿山與尤豐喜、郭月鳳互相認識、搏感情的正式開端。

雖然事實上，因著母親幫傭，阿山早就在尤家登堂入室多年，與尤家的幾個孩子玩在一塊兒，趁大人沒注意的時候，當囡仔王領著眾家孩童四野去瘋。

此外，他更是終日流連於尤豐喜經營的多所戲院，東遊西蕩串門子，日日夜夜看著電影、歌舞團、布袋戲、歌仔戲長大。只是尤豐喜與郭月鳳卻一直未曾注意到有阿山這號囡仔屁存在。

自從親眼目睹《薛平貴與王寶釧》上映時的盛況，一票難求的觀眾擠破了戲院大門，人潮滾著錢潮洶湧而來，拍電影、開戲院，「賺錢像用杯的」的印象，就鮮明地烙在阿山小小的心靈中，讓他對電影這個行業產生了近似崇拜的情結，自此與電影結下不解之緣。

終其一生，不管電影這個行業如何起伏顛仆，如何風起雲湧，搏浪其中的阿山，數度險險慘遭滅頂，但只要還掙得出一口氣，他就猶原與電影的命脈同步呼吸，在阿山的心目中，有人是天生的生意仔，而通台灣真正的電影仔，則他的換帖尤豐喜和郭月鳳，勉強可以排第二、第三，至於第一，當然就非他莫屬。



其實，早在比一枚受精卵大不了多少的人生之初，阿山就知道電影是什麼了。

他的母親，一個族名打鳥嘴·撓給嚇·漢名喚作吳阿鳥的噶瑪蘭少女，像奇蹟般未婚懷孕，少女並不知道自己的身體為什麼突然發胖，倒是她的母親看出來了，皺著眉頭明查暗訪許多天，竟沒有多說什麼，就作主將她嫁給了尤豐喜的長工尤泉當老婆。

尤豐喜這個外地來的小夥子，因著一場在火車上談起的戀愛，把戲院事業從花蓮拓展到宜蘭地方來。那時節，二二八事件已告平息，恐怖氣氛雖仍餘波盪漾，但社會上已大致恢復正常生活，即使百業依舊蕭條，戲院業卻一支獨秀，生意興旺，並且多由地方勢力把持，外來客鮮少能分得一杯羹。唯獨尤豐喜卻能廣闢門路，向接收日系戲院的台灣電影事業有限公司承租了多家戲院，經營得有聲有色，並且落地生根，建立了足以與地方勢力相抗衡的人脈關係。

頭方耳厚、闊嘴吃四方的尤豐喜，還因緣際會地趕上了戰後太平山林業的全盛時期，雖未直接參與經營，卻也私下以投資名義插上一腳，長工尤泉就長期被派駐山上，至於他平白撿來的噶瑪蘭老婆——尤吳阿鳥，反倒隨著尤豐喜和他的新婚老婆郭月鳳落居羅東，開始了漫長的幫傭歲月，每天洗、煮、擦、掃，忙完瑣事，還得到戲院去清理廁所，但這卻是阿鳥一天裡最開心的時刻。

當時，地方戲院陳設簡陋，常是布袋戲、歌仔戲、歌舞團、電影混演，也還沒有實施對號入座，戲院裡，長條椅凳一列列排開，誰佔到哪個座位就是誰的，打鳥嘴·撓給嚇總是早早就佔據了中間最好的位置，即使生產前一刻也不例外。

而據說阿鳥臨盆那天早上，戲院附近曾莫名地下起冰雹，厝邊田尾該開、不該開的花全數開了。雖說多雨的宜蘭一年要下兩百天左右的雨，但若說下冰雹，簡直就是天方夜譚，誰相信？但老一輩指天誓地說：「怎沒影？伊日聽說很多人險險被冰損到跑沒路，四界的花攏總開，香到像踢倒香水……」

荒誕的傳奇，在日後阿山闖出名堂時，就跟緊了他一輩子。

但是，言者鑿鑿，都是誰誰誰曾聽誰誰誰說起，究竟誰真正親眼見識過？似乎沒有誰認真追究過。人們只是說，異象頻生，不是佛祖誕生，就是混世魔王要出世。不過最初，人們卻沒有將這異象與在阿鳥子宮裡日漸茁壯的阿山聯想到一起，即連阿山的母親的母親陳吳惜粉也沒有料到。

阿鳥當然更沒有料到，她身強體健，挺著個大肚子，做起事來抵得上兩個女人。由於本身就是戲院的人，她比一般觀眾更容易獲知內幕消息，知道當天戲院不演布袋戲，而是要上映真正的電影片，趁著打掃演映空間的同時，一個花枕頭早已搶先佔據長條椅凳上最好的位置，掃完廁所，人就閃進了戲院。

問題是，觀眾可不管什麼先來後到，搶到的先贏，阿鳥的花枕頭被踩在地下，長條椅凳上的位置則被一個大大的女人屁股取而代之。阿鳥衝過去，哇啦啦大嚷，那胖女人也不甘示弱，兩個女人當場就吵了起來，一個指天罵地，一個橫眉豎目，鬧得不可開交。三排長條凳之外，亦是戰火喧囂，那是兩個家庭，因搶攻座位而拼搏，男主人捲起袖子、摩拳擦掌地，頗有當場幹架的態勢，他們的女人互相謾罵，而旁邊，孩子們早就扭在地上互搥個你死我活了。

替尤豐喜管理戲院的大目仔簡趕過來調解。

尤吳阿鳥哪裡還敢繼續吵？雖說尤豐喜從來不禁止底下人免費看戲，但與客人爭位置卻是大忌，大目仔簡的牛眼一瞪，尤吳阿鳥的氣焰就矮了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，她用黑眸中那僅餘百分之零點零一的怒氣狠狠地瞪了那胖女人幾眼，馬上擰起爆裂出鴨毛的花枕頭，悄悄溜開。

事和生意興，是大目仔簡的最高理念，他粗臂攘開扭打起來的兩邊家庭成員，揉著酒糟鼻頭說：「攏是好厝邊嘛，何覓苦？大家相讓咧．．．．」他雖是盡量軟聲軟氣了，但天生的「」（流氓）氣，讓人少敢當面說不，一場糾紛自是馬上消聲匿跡。

燈光暗下來了。

銀幕上才剛出現對焦未準的影像，舞台旁小桌子前的辯士，就一拍響板，介紹起劇情。那時節，台灣已漸漸進入有聲電影階段，但片源奇缺，鄉鎮地方亦常播映黑白默片，電影片上並無字幕，辯士的地位仍相當重要。這位辯士則身份更為特殊，他原是基隆一帶某小學校長，但二二八事件發生後，解聘了許多台省籍校長，能說擅寫的他，輾轉遷至羅東，於今，偶爾客串起辯士賺些外快。

這天，說是演的《人生悲戀曲》，不知為何畫面一再出現戰爭的轟炸場面。只聞辯士氣定神閒地拉開嗓門：「這是跑空襲，煞來拆散一對鴛鴦戀人．．．啊——！宛然一陣無家可歸的燕子．．．．」劇情馬上合理了，觀眾們噢一聲，回應得恰到好處。辯士唱作俱佳，畫面上不過是男女相擁，他就頻頻咋舌噁嘴發出親吻聲，將劇情逗得香豔刺激無比，插科打諢的笑話穿插其間，惹得台下哄笑連連，有些母親則一邊笑得擦眼淚，一邊罵：「夭壽哦，也不管現場囡仔這呢多！」

遇到士兵開槍的畫面，辯士嘴裡及時發出噯噯噯的特效，「哎唷！男主角中彈了！」辯士驚聲一嚷，將劇情帶上高潮，旋即轉動留聲機播放哀傷的音樂，同時假擬著女聲唱起來：「雙手挽著阮夫君，雙港目屎若倒油，目屎一粒斤外重，練落塗腳煞兩空．．．嚶．．．」末了還啼哽幾聲增添效果。

台下，情感豐沛的婦女同胞們早就紛紛掏手帕、抹眼淚，擤鼻涕聲不絕於耳。連走場賣餅乾、瓜子、飲料的小弟都被情節給吸引，嘴巴張得大大的，客人的叫買聲都沒聽見。

「哇——！」突然一聲孩子啼哭！緊接著，「啪」一下清脆的耳光聲，然後是女人尖嗓的破口大罵：「死囡啊，吵要來看電影，一直在那裡亂，叫你別欺負阿弟，你是安怎？返厝給你一頓粗飽！」被打的孩子也大哭起來。

「你嘸看電影，別人要看，囡仔帶出去啦，免在那邊吵！」受到干擾的觀眾發出不平之鳴。

做母親的連聲道歉，招手向賣零嘴的小弟買了兩瓶汽水，壓低聲連哄帶恐嚇地，告誡孩子不准再哭。

轟亂的場面這才略為好轉。人們繼續看電影，也繼續邊嗑瓜子、邊啜汽水，滿地落花生殼，擠在場中走賣零嘴的小弟走過來、踩過去，發出陣陣嘩剝聲。

卻在此時，電影中的女主角要生產了，產婆忙進忙出。

台下，很委屈地擠在走道邊站著看電影的尤吳阿鳥早已肚疼許久，卻還雙眼

吃吃盯著銀幕不捨離去。突然，她感覺體內一陣騷動，下體像潮水泛濫般湧出大量滑油油的水，尖銳的疼痛與恐懼，使她顧不得體面尖叫出來，推開驚惶不知所措的人群，衝往廁所。

阿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，沒有讓他母親受到什麼苦楚，順利地產在廁所裡。